

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敗惡不堪既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胸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二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闕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有因借同寮般家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路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故事敘其意略曰弊屋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席不妨聽樂借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剩利蓋謂是也

○劉攽劉恕同在館下攽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開冷無人過從我故冒雨往見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攽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攽初不知悞中其諱耳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三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謁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汗亦止降爲散官無下獄者旋亦收敘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救解之者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

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銖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劉攽呼為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為館職為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攽目為顧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四

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為填子姑攽嘗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爭之遂至諠忿監試陳襄奏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為開封府推官戲攽曰據罪當決鬻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鬢肥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

坐大笑

○王荆公為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實在高等及折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制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公見於辭色滕遽操俚言以自辨且曰苟有賣公者令甫老母下世荆公快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大夫人為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滕屠鄭沽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五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寒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為三司使宋景文公祁守益州二公風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揆隊為叅政

成群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為樞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為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更上頭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之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以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効乃曰臣見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六

太皇太后與

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於柳州蔡承禧進輓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宴太尉西園賞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

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詩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

開

○張密院奎張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縱斲弛世言張奎作事笑殺張亢張亢作事唬殺張奎楊景宗本以軍營卒由椒房故為觀察使暴橫無賴世謂之楊骨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愛只是性羸踈奎快然不悅歸語亢曰汝本士人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骨槌惡汝羸踈也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一七

○林洙少服苴勝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卧於堂下為鼓角匠以鐵連鑿擊殺之暨擒鼓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見故榜上鐵連鑿遂携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堂前蓋甚遠而諸門扃鑰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為相以

洙無正室頗疑姦吏謀殺者曾魯公為叅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鋒刃鄭公之疑遂解

○歐陽文忠公與李端明淑素不相樂嘉祐中文忠為翰林學士會除李為承旨歐陽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請而李卒既而文忠為樞密副使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從章惠遂

楚山書屋

卷之二

八

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元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僭橐之蓄嫂姪皆訴于州及提刑轉運司每勘劾多為

甲行賂於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暨韓公至又出訴韓公察其

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常秩居潁州

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熙寧中文忠致仕居潁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

楚山書屋

卷之二

九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為清切閑淡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為健句草書尤俊快嘗曰吾不幸罵字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良可嘆也蓋歐陽公常目為蘇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至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

次客有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毆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毆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為毆打字座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狀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永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翌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

楚山書屋

卷之十

十一

班頤諠於殿陛上怒降垌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雙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卧于傍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為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闕也初兩

子侍行璋既病夕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卦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狠暴無禮其母尤篤愛用是每凌侮其兄而闖政多紊人譏笑不一章閣下惇與甫游舊多戲玩一日語

楚山書屋

卷之十

十一

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滕究其說章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時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繫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達識賈公深惡之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為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詞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宋元獻公庠初罷叅知政事知楊州嘗以雙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東軒筆錄卷之十一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上

東軒筆錄卷之十二

宋 臨 漢 魏 恭 撰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莢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莢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於子園莢其如予何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源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答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網勝一塔更使下官供脚色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二

一

下官縱跡轉沉埋

○吳孝宗字子繼撫州人少落魄不護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質其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吉士不並出百年猶比

肩邇以彼江南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
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
渺渺盈百川䟽决以導之漸歛收橫澗東溟知
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
從布褐中百寶薄在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
圓問生久懷此柰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
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悔
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固彌堅今來决
疑惑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
所謂君子何異於眾人衆人為不信積微成滅
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於斯二者間愚智
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
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雞佩豚豚斬蛟射
白額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
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
紳孝宗至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為主簿
而卒既嘗忤王荆公無復薦引之者家貧無子
其書亦將散落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

庶以見其迹也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
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
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
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也惟取中等之說
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說法
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
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
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

法也

○嘉祐中梁莊肅公克家為相以益州路轉運使
張揆為三司副使時議不厭是時王遠罷淮南
轉運使至京久無差遣人或問曰何為後於張
揆也遠曰我空手冷面至京豈得省副耶此論
尤喧故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道上䟽論之
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誥蔡襄繳詞頭不肯
草制又論其事故莊肅亦罷去景初謝表略曰
丞相以姦而犯法政當柰何御史之職在觸邪

死亦不避蓋謂是也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

楚山書屋

卷之十一

四

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甲上殿

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斥矣時謂之斥車御史治平中

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為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誥詞有曰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為人所笑

○苜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

田產又自明州市材為堂舟載歸鄞時王達亦致仕作詩朝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訪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利之迹於是明州秀州各起獄鞠治振與無擇貶斥熙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為始也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二

五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其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冊號其源寢皆用紅沉雜飾攽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賁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也其喜譁浪如此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
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
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泣下鍾
離君適見恠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
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
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
身死家破我遂流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
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得其實是時許令
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
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
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
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
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
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壻
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
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
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

天下之義也 鍾離名瑾合肥人也

○張待問爲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
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蔭爲一邑之患縣令
累憚其勢莫敢與之較張一日承乏令適會伯
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
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衆皆爲張危之或勸以
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
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
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今變節爲
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
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
累表齎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
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
乘小舫泛湖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
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
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墻輒不答元豐末
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

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元豐中屢失皇子有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崇厲者願遣使尋訪塚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為福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塚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大建廟貌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為將作監丞云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二

八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與相好因以書詫于王平甫曰市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甫談禪耳平甫答曰所謂談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蘇舜元為京西轉運使驛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曰人生

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恩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公罷相知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懋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窓之詩公撫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二

九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耳顧豈黨

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
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
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為詩當使極之而
原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允叔之詩才
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
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
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
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陳恭公執中事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二

十一

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
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
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

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
張洞謚之曰榮靈

仁宗特賜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
纔七歲諸姪俱之官葬日門下之人惟解賓王
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輓詞兩首具載
其事其一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

鉉鼎屢刺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
途看鹵簿誰為畢三虞其二曰公在中書日朝
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為忠富貴人間
少恩榮歿後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鄭獬經由陳劉公為啟宴
於外庭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悞肯
公性下急遽收於馬前既即席酒數行而公得
疾昇還府衙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
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變梅堯臣為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二

十一

公輓詞二首具載其事云其一曰處外諸侯重
居朝聖主知祆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歸梓江
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迹佐世本無為其
二曰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吊
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綠酒尚盈樽人事固如
此今名貽後昆

○皇祐末諸司使陳拱知邕州有旨任內無邊事
與除閣門使是時廣源蠻酋儂智高擄邕州乞
於界首置榷場以通兩界之貨拱不報久之智

高以兵犯橫山寨掠居民畜產而去拱慮起事而失閣門使也皆寢不奏亦不為備司戶叅軍孔宗旦知其必為患移書於拱乞為備禦拱不省宗旦以糧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隣州及沿江郡縣俾為應援未幾智高乘水漲以兵犯邕殺拱而屠其城執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罵智高命斬於市陳屍於路時盛夏蠅不集而屍亦不壞智高懼命埋之而去

宋 臨 漢 魏 恭 撰

○仲簡知處州治為東南第一朝廷累擢為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勦朝廷擢為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徭侵王口寨起備禦甚乖又欲將兵征交趾愈益踈繆以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為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士一當邊患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固非可以常才強也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紳為京東轉運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狷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而四人怙權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佞王達楊紕王鼎皆為轉運按察尤苛刺暴虐時謂之江東三虎

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澆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無復暴虐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身政事類靡務相容貸盖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三院御史為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行矣

○童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

楚山書屋

卷之三

二

在門下省及樞密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盖謂是也

○泰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帚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叅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

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

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即單守之應也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

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

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殆曉

方止翌日召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

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

城基近村而詢之即曰古隋地也

○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

楚山書屋

卷之三

三

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子近東寺其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即寺之講院戒身巷即寺之戒壇也

○王朴為學士居近浚儀橋常便服頂蓆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王嗣宗為中丞退朝適見市人奪物而走嗣宗躍馬追及斥左右繫之宋白為翰林承旨遊委巷為趙慶所持魯宗道為宮僚飲于仁和酒店前輩通脫簡率如此亦法制寬

簡也

○舊制憲府官不預遊宴

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趙昌言上元觀燈召知雜謝泌憲官預宴自二人始

○國初知判州府不以履歷先後分州郡小大但急於用人或遇闕即差陳晉公恕先知大名府後知代州崔守素先知西京後知商州張鑑先知廣州後知朗州皆非謫降也

○太宗時吳州之役轉運使陳緯死之

楚書屋

卷之三

四

神宗朝永樂之役轉運使李稷死之

○陳晉公恕知貢舉精選文行之士黜落極衆省榜纔放七十二人而韓忠憲公億預在高等晉公之子楚國公執中至和中再為相薦忠憲之孫宗彥為館職故翊世事契為重及楚公薨忠憲之子維為禮官謚楚公為榮靈而謚議之中尤多詆毀呂內翰濬常嘆斯事以為風義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落待制以吏部負外

郎知饒州出都時惟王待制質錢宿于城外暨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迓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舊制凡責授散官即服章亦從本官雖近侍宰相不免揚憑自京兆尹謫臨賀尉張籍詠之曰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韓退之祭湘君

楚書屋

卷之三

五

○文云今日獲位於朝復其章綬是也國初尚有此制盧多遜自宰相責崖州司戶叅軍出獄日青衫跨驢

○祖宗朝州縣筦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為假張馳子客舟以行朱巖第二人及第賃舟赴任王禹偁送詩

曰賃船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

○丁謂為宰相將治第於冰櫃街患其卑下既而於集禧觀鑿池取棄之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門為通衢而宅據要會矣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楚山書屋

卷之三

六

○自古為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鉉楊慎於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絳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為宰相子為西川參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

十年陳恭公為參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今兩府子弟未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

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

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奇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

楚山書屋

卷之三

七

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

東軒筆錄卷之十三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宋 臨 漢 魏 恭 撰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為官使居鍾山以故講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啟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折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折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入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噦關弓之泣非踈礮足之辭亦已而溢言皆達

楚山書屋

卷之十四

一

弟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惟苦塊之憂遂藉簡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懼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收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遠命之情親踈寘於所同愛憎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思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恭

以待惟命之從荆公答曰安石啟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論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爾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庭之愈也趨召想在朝夕惟良食自愛荆公異言自解如此

楚山書屋

卷之十四

二

○上即位

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兄弟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云臣聞漢武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末年相廬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

伐助成暴歛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德宗
覺悟逐杞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
義性本險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
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
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
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腹心安石山野之
人強復做誕其於吏政實無所知惠卿指擯教
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
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翮然感悟欲退安石而

禁書屋

卷之四

三

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違遠自失亦
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爲
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熒惑聖心
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
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離琦說仍爲安石畫劫
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
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黨
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庠等錢
置田產使舅鄭英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

竺僧舍朝廷遣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
罷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復視也惠卿
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日無使齊年
知齊年者謂馮京也安石與京同生於辛酉故
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又發其書曰無
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矣惠卿與安石出肺腑
托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
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
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抉摘不遺餘力必致

禁書屋

卷之四

四

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
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
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
之以事故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食子
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纘布惟不廢彭越
之命故漢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
故唐太宗評其義二人終事人主俱爲名臣何
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
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

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司馬元顯則殺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誅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操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薰蕕雜處鳥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比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爭利或以瀆兵以事害民皆在此謹今惠

卿身兼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克狼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毗睚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退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伏乞判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斧鑕猶當退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疏奏貶惠卿為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為

舍人草其制曰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焉夫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姦責之輔郡上疑改過

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畿下奸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于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

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始徐禧為布衣惠卿方脩撰經義引為檢討暨而禧拜官歷臺閣元豐中以給事中計議邊事遂與沈括同城永樂西戎攻陷永樂禧死之力引狂生蓋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為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為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

楚山書屋

卷之四

七

數日是時魏縮知潭州與達不協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為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為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為湖北察訪因奏師厚不曉事致吏呼為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為諫官嘗論此事後方

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鰲頭為借問為言棖也減割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為知制誥以啟謝時宰有劾鎮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於謝安但詠蒼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

楚山書屋

卷之四

八

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公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術士無能曉之爾前徐夔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賓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克咨王整皆生於庚午

楚山書屋

卷之四

九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祭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嘆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

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臯為壻臯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三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為

楚山書屋

卷之四

十

殊待矣一日語醜曰儼狃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心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為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為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為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東軒筆錄卷之十五

宋 臨 漢 魏 恭 撰

○秦始皇諱政至今呼正月為征月偽趙避石勒諱至今改羅勒為蘭香宋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為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聊城考城但呼韋縣考縣襄縣聊縣是也

○唐小說載韓退之嘗登華山攀緣極峻而不能下發狂大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始得下沈顏作聲書辨之以為無此事豈有賢者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五

一

而輕命如此子見退之答張徹詩敘及遊華山事句有磴蘚澹峒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誠仍鐫銘則知小說為信而沈顏為妄辨也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惟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宜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定為上下之分而舉世莫敢亂亦可怪也

○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為肥厚至蘇

靈芝輩幾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

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

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者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承叔評書曰書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五

二

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佳處正如執手並脚田舍漢耳

○余為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扣之聲清遠石上有黠青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為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扣之有聲但不甚

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暈慢而大此乃西坑
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
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
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
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
五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
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溪巖石硯者予觀之
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
也豈惟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楚山書屋

卷之五

三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役卒荷土築基丁後籍
沒而景宗貴以其第賜景宗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
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爲妹婿向所打造器皿歸
美家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
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
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
中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

忽城中失師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
伏於土窟中神已痴矣西人呼土窟爲空尋爲
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
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
亢嘗謂蜜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
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
伯伯耳亢笑曰可對蜜翁翁釋而不問

○唐張祐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
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

楚山書屋

卷之五

四

其叔郇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
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爲舉人
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
使自以久次泣懇于上前遂除樞密副使時人
增改祐詩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
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
前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
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諭精

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
席上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醉極巫山側
聯吟嶰管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
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月更忙湏一到夜深常是
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
乎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休官
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座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五

五

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歎
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
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
月中旬京師適陶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
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仲春尚寒晨興尤
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
翰中立乞給少火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譁浪遽
告曰不用炙當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

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
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
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為續兩
句可移贈和尚續曰非講經之坐主是傳法之
沙門

○童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三山縣以憂去
服除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千赴任既而玉
山縣數豪僧為償其債郇公作詩謝其僧僧以

楚山書屋

卷之十五

六

石刻之流布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
徐生郇公與之遊嘗過生生置酒酒酣郇公作
詩書于壁曰村醪山菓簇盃盤措大家風總一
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莫作長官看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
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
罷盃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來侍和
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
神仙焉多肉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

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詣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鬢竿直兩目星溢揚攷覽而笑曰舟入魚腹恨何小也

○王雱常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醎蓋酸得木性而上醎得水性而下也

楚山書屋

卷之五

七

○北番每宴使人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而盡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為方家瓠每宴商使即出之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錢公輔與王荆公座忽語荆公曰周武王真聖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為太子非聖人誰能如是荆公曰是時文王尚在安得不為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過債主其債償乎否也韶曰必還心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悅未幾疽發於腦而卒

楚山書屋

卷之五

八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阻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遷者惟西涼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議拜潘羅巧為西涼節度使旁泥埋為鄯州防禦使俾倚角攻討卒致繼遷之

死物氏遂保宗哥城用僧立遵奉為謀主部落始盛勁兵數萬祥符中遣使貢名馬請為朝廷討夏州

真宗以戎人多詐命曹瑋知秦州以備之果得其詐偽之情及瑋破魚角陣戮貴祿丹又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遵於是西涼破膽矣

○元吳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物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

楚山書屋

卷之五

九

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為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顧之患然後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諸葛亮豈樂為度瀘之役而矜能於孟獲輩哉亦欲先絕後患而專意於中原也

○康定中元吳入延州東路犯安南承平兩寨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隅而元吳乃乘虛由北路擊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龍川破劉平石元孫遂圍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後諒祚二年間連以兵

屯窟野河進逼邊界聚而復散故武戡郭恩習以為常輕兵而出至忽里堆伏發而兵敗然則敵人出沒聚散蓋將有謀知兵機者宜深察也

○西邊城恭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被水害今綏州建於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莫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連築未就為西戎所陷

楚山書屋

卷之五

十一

跋東軒筆錄後

予內兄大參頤山吳公仕得抄本東軒筆錄一書乃宋臨漢魏泰撰為書十有五卷所紀俱北宋朝野之事頤山公以此書不惟可備閒覽亦可資鑒古之識雖曰魏公之錄者皆當時之陳迹而中間是非得失昭然於目前者足為後世警戒欲梓行之但差訛太甚至有不能句者遂托予覽正菲才不諳寡陋細玩沉索訂其訛字補其闕文未幾而頤山公辭世矣校讎既畢藏篋頗久茲特售之梓以表頤山公之志而予之肆心於此書亦因之存矣若夫筆之於古人而傳之於天下悔於昔而顯於今則自有默定者在而亦非有藉於予也梓工告成遂識簡末嘉靖乙卯歲端陽日義興楚山子沈敷識

楚山書屋

。

昔年四明抱柱楊盧氏藏有明刻曲角萬同合竹筒中所得之半章九行、二十字板心上方題楚山書屋前後無序跋未審為何人所刊頃 盧慎之兄新獲東軒筆錄十五卷持以相示板式正同板心標名亦同觀其後跋乃知為義興沈敷付梓者兩書皆罕見東軒筆錄尤少善本余嘗得天一閣藏鈔本校過改定極多如卷六荆公評近代宰相條補脫文十六字卷十一滕甫之父條補十七字卷十四蘇轍初呂惠卿條補十七字卷十五家人有嚴君條補八字其他等詞復字斟補極殆不可行茲取楚山本覆勘一過以上所舉脫文一、具在而字句改正皆天一閣本之外者又百許事可知沈氏補訂之功為不細矣近世改刻流行兩宗短書尤為人所嗜讀安得盡取單行善本彙刻成帙一掃明季以來流傳之陋刊或亦多識博肉之一助乎癸亥夏六月後一日取得海本校畢爰志數行以質 慎之七日更得吳書尚餘一紙開錄魚也藏園居士傅增湘

道山清話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道山清話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郛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暉案書末有暉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問見者館祕錄隱書記并此書為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暉書則換此書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輝清波雜誌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

道山清話提要

照曠閣

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為賀遼國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換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晁為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閻門陸孝立無李姓者在其間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

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
或蘇字劉字傳寫譌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
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
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
論特詳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
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
一今考歐陽修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
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
年對真宗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
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
其說頗詘案春秋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
安得見之宋祕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
陸德明經典釋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
條其時尚未有曷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
書耳是則傳聞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道山清話提要

二

照曠閣

道山清話

古吳 張海鵬若雲訂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非
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以文
厥過以公論爲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百
姓忿歎爲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議爲生乎怨嫉
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
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憚開
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言

道山清話

一

照曠閣

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
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
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悞他百姓安
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
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
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
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厭倒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
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

吾儂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為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為基至今因之不改何也子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壺

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

道山清話

照曠閣

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為名閱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媿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幾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啟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

樂石蠆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錙哉

代甄幾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

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頡字頡之後名頡之黃庭

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

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

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承典軍即除樞密副使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

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

道山清話

照曠閣

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陶為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

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寔成廢禮非始

於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背負芒

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巧詐翻覆

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利咎由執政

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顛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
公何用儀公言夜閒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
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
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
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
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言
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
道山清話

四

照曠閣

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內
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
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內官
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不
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閒問公幕官者公初
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
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頤為講官奏曰方春

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蕭
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
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
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為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
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
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韓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公亦笑自是不為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
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
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
閉閣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
輔臣泣下樞相乘閒啟廢立之議獨梁相適厲聲曰
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

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士契丹亦彼國號令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燕其所居能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迺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道山清話

六

照曠閣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卽今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卽問說漢唐閒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尙美人上曰隨卽斥去矣豈容其尙在宮中也上之英

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余一日在陝府官次中見一官員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

道山清話

七

照曠閣

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收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安
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
頴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
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
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
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
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
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
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寃之

道山清話

八

照曠閣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
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
在座厲聲問曰風約半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
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
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
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

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
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
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
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
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
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
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
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禾踏盡黃榆綠

道山清話

九

照曠閣

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
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
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
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夾於道者有誅大不近人
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
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
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寶之言

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斂兒
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
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
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
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
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
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

道山清話

十一

照曠閣

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
何不應命又問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
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
片紙見呼卽出恐亦未是彥國曰粥亦不曾思量至
此

神宗時韓子華爲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
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丐罷子華亦待罪仍牒
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諫議以爲
管軍人無閒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旣無根徒

搖衆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
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荆南敕過門下何郟知
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
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
刃尙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
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是
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

道山清話

十二

照曠閣

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猶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
曰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
於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
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
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
服藥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之從吉
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旣卽位從吉使其徒
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

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盃熟水李迪以墨
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卽時出禁中去上曰不
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盃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
林司且渲筆在熱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
到禁中便要出去卻是嬾嬾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
卽去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卽
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
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

道山清話

上

照曠閣

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
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揚君詩律已如此
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
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
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
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
一編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

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
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日
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
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
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兩有老僕膝貴者久在少游家
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旁
人家以俟久之方槃珊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
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

道山清話

上

照曠閣

甚來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閉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
不做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
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
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大笑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
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
大名囚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
罪哉此贅耳卽令釋之後其兵輒死上頗疑焉一日

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己是病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邱之會載書猶首日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

道山清話

丙

照曠閣

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讀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太峻而未見其疏遂有士人僞爲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僞本以進有商王桀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人甚衆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闕白云渴

人多夢飲飢人多夢殮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曾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卽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慶戰取封侯因作小詞

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
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
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
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蓼自言親見
之

范蓼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脾脍又作未酉黎脍
脍蓼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鄉音及效人舉止必痛抑
之且曰不成登對後亦如此

道山清話

十六

照續閣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卽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亦
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
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
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數
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皆所著處皆有
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所著衣服每易以
翰濯並無垢膩履屐雖敝亦皆潔白子弟書室中皆

坐草縛整子或杻子初無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
脩飾邊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遇
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盡而後
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過赴席
愈更潔其服而進子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姪

王荆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陶
令株彌岸韓侯歛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
明纔拈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道山清話

十七

照續閣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
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一
日有客問公何爲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
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有得否公
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
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
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
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卽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卽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旣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

道山清話

六

照曠閣

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者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點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

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同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旁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痿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蝨之苦又將虞

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幙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幙頭以進上疑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日輔臣簾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興俄問御屏後小鑼鉢之聲交作須臾即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

別爲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哄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問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已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詵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徹乃趨起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鴟尾乞陛下旨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尙見其他小說往往互見今

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更以爲甘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佖方對客飯於是卽其座上取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一客之食以進果止樞飯菜羹仍皆蠶壘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茶羹張家佖三子益之品之沓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辯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之造化之柄其悞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旣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

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卻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薨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御押字子嘗親得見焉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旣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嘗聞祖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冰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織扇車乘皆如

道山清話

高

照曠閣

今乘輿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幘頭坐黃屋之下亦微聞警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云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寘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闕黃曾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今上初登極羣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聲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絕

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閒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爲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聽用了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

再往至今爲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暑見臨清流有竹籬茅屋望之極雅潔前有修竹長松二道士臨流奕碁於松陰閒其一踈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體如玉見公擇來皆欣然與之語則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積藁秸罌缶之類觀其寢處穢汙如僕廝然忽問予能飲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旣而酒如米泔且將臭敗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僊也乃危坐斂衽滿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引不敢辭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飲於破陶器中徐顧予僕曰此人亦得乃與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長嘯而入予愈疑焉旣別數里許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

慶歷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卻避此一宇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

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尤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制講讀官坐而講讀別置書策於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立埃上出久之忽有內侍官自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筵官起立御案前講讀自是遂爲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爲侍讀以言道之所存請復賜坐有旨下禮官議韓維以謂當賜坐劉放以謂不可紛爭不已議於上前維曰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猶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放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約束耳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彼髡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爲道爲己重耳於是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請坐講太皇以皇帝幼冲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今皇帝卽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據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披抉幽隱以盡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毋輕議邊事包容

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尙使存沒猶玷瑕疵又復不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不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聽此李之儀端叔

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身廢棄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爲承天寺藏記

道山清話

三五

照曠閣

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困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鬻度一僧貢父問之笑曰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效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闈者曰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道山清話

三五

照曠閣

元祐五年先公爲契丹賀正使遼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又問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爾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見闈人先公曰見不住召用舊人先是遼主問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旣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錄嘗因便殿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著未幾先公捐舍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此

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爲尙書省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爲大將軍廟靈應如響廟有斷碑題額篆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龕在壁間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害及閭者每有大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運旣當限只得此來怎奈何朝廷去裏一日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定疊至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劉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彥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爲嗣者文太師也後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須改史宣仁旣退歎曰劉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摯旣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旣入御批紙背有云音聲不退尙有就問之禮几杖以埃堦陪親祀之朝勿以進退之殊云云後學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廢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

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換節鉞爲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興大名秦州者再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美旣而黨論興無所不有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後行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卽長歎一聲曰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怎奈何無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旣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吕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趙先生蔡州人後往來無定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嘗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有旺相視僕史輩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吾嘗觀主人將與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替僕史輩縱不偷錢便一身疥癩周世宗與本朝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

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慄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京師慈雲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趙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彌更修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問命卽往一錢亦不受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門卽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間但呼正陽門也

明肅旣上賓時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軍國大事內中商量閣門促百官班賀皇后時蔡齊爲中丞厲聲叱曰誰命汝來不得追班閣門吏皇懼而退旣而執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母后垂簾豈

有女后相繼之埋議未定御史龐籍奏言適已將垂
簾儀焚了矣敢有異議請取旨斬于庭左右震慄后
自屏後曰此間無固必於是刪去遺詔中內中與皇
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實自蔡齊先發之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
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
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
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道山清話

語

照曠閣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
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尤
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
陽卽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
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程頤一日在講筵日間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爲
泰陵日聞其有禪學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所講
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不省陛
下以何爲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

元某之名如何得達上復不語既罷講頤卽移書兩
省諫垣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兩宮之委任抑
且負先帝之厚恩於是頤稱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
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旣服不是說書且看先朝面明
日早參旣朝參又明日當講旣講畢欲退一中官附
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
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
行頤曰人主好佛未有不爲國家之害陛下知之社
稷幸甚越數日又因講次頤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偉
之姿化家爲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
緣其身無他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餒死
子孫皆爲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
召禪僧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頤曰願陛下取梁武
帝紀一看不然臣當摭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
卿必不妄言

道山清話

語

照曠閣

其爲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宣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朱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歿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獨退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曾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只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歎

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鏡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見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難得之頗恨無筆力傳寫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有曰但存

道山清話

三

照曠閣

帝號何爽哉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語意雄偉真得帝王大體蓋是嗣王欲削尊稱求緩師也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

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夤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雙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僊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家多貲雖真贋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華經褚河南寫閒居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賦臨蘭亭云其父得於天上蓋錫賚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閭立本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真楷可喜乃唐時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長印御製之寶兩頭皆大如橄欖核狀外標首題云應真橫軸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真或對曰真卽羅漢也曹曰好好地團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或言應真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僊人曹八百見其父固語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淄公

既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紙大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閒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篆神僊晏穎四字賜其家

道山清話

五

照曠閣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疑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奇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

聞者莫不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營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啁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酌酒處幾多鳴牖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卽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既而烈聞之遂投牒云

李觀本無士行輒筵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

道山清話

罕

照曠閣

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燻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

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閒厮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識人長短人有不遑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服之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

道山清話

罕

照曠閣

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驚也徐浩詩法士多瓊能却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鬻雨

子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廳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閒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爲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詣兒出行天驕雨長善問諸兒曰在雨落翁婆相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間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於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

道山清話

望

照曠閣

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

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從壽

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

道山清話

望

照曠閣

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脈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氣脈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昭陵上僊之日金陵城外有人問數千人吹簫聲自空中過久之方寂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遷左揆首令議天下州縣皆建佛刹以崇寧爲額時石豫爲中丞其門人陳確賢士也夜過豫問豫曰中丞豈可坐視豫曰少待數

日看行與不行未幾豫招確謂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詔州郡仍置崇寧觀崇寧三年四月大內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二百九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爲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以釀火災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道山清話

蜀

照曠閣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資政知河南府送車塞道凡三日始見絕賓客然後得行禁中給賜之人絡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廳戶洞明與其他處不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

暉老矣未知前二書尙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官賜紫金魚袋暉書

道山清話

蜀

照曠閣

道山清話

終

卷刻不氣王善慶自撰人京



孫公談圃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孫公談圃三卷宋臨江劉延世錄所聞於孫升之語也升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紹聖初謫汀州延世父時知長汀得從升游因錄為此書升為元祐黨籍多述時事觀其記王安石見王雱冥中受報事則不滿於安石記蘇軾以司馬光薦將登政府升言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王安石在翰林為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

孫公談圃提要

照廣閣

若以軾為輔佐願以安石為戒又記軾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升率傅堯俞王岳叟言以文帝有弊則仁宗不為無弊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則又不滿於軾記爭弔司馬光事亦不滿程子殆於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王林野客叢書曰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余得山陽吳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記併著於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之卷末云云

宋蘇八對老林復錄伊人卷末與宋書語
今本此本亦非此三論蓋林復錄伊人卷末與宋書語

今考此本亦無此三條蓋林雖有是說而刊版迄

未補入謹據林所錄增入卷末成完書焉 案三殿

叢書第五卷
第十五條

載野客

孫公談圃提要

照曠閣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出處誣畧臨汀劉君序之為詳後六十有八年競以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攜所謂談圃者隨行因請於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於世欣然領略之遂槩於木且以為臨汀故事云乾道二年六月望日季孫玆謹書于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汀四年

孫公談圃序

照曠閣

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為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為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為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為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

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
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
庶幾不爲負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
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序

照曠閣

孫公談圃卷上



宋 劉 延 世 撰

昭 文 張 海 鵬 訂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

藝祖從之上微時猶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

得趙學究卽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

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

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

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于陳藝祖

孫公談圃卷上

照曠閣

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

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飢寒無與從者太宗卽

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

飽而死趙學究卽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

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英廟宮僚也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

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請春

卿春卿因造臥內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

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

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大悟卽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裕陵卽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制入謝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英廟所賜御札上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孫公談圃卷上

二

照曠閣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曰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自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屺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跌坐而化

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尙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爲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

孫公談圃卷上

三

照曠閣

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

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曰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崔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孫公談圃卷上 四 照曠閣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來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已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遠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遠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塞粟江外可取燕達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貞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爲號果遇于塞傍遠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于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欵當時多罪達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孫公談圃卷上 五 照曠閣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備直元祐初公爲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良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卽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况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子瞻以温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

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
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
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傳
堯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爲無蔽以宣
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
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
幼章獻養爲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卽位章獻稱制

孫公談圃卷上

六

照廣閣

而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卽見執
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
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
有異說章獻崩卽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
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于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
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赦文孫扑當筆直
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
政

司馬溫公隨碑賜名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

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什
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
手呼爲龍公來旣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
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
一白龍身首卽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
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旣而曰
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孫公談圃卷上

七

照廣閣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
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
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
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
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
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詰身至
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
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蘊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孫公談圃卷上

八

照曠閣

李煥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煥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籍薦而坐老人見煥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染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碗以木魚盡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

火孫氏宅惟焚一廁乃水灑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歿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鑲所殺青見

孫公談圃卷上

九

照曠閣

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次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圍圍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
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卽封還其有私謁上
必曰朕無不可但這曰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茸閩人呼爲香薷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

一薰一蕕十年尙有臭杜預曰薷臭草也漢書薰以

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薷是不得爲

香草今香茸自甲折至花時投殺俎中馥然謂之臭

草可乎按本香草薷音策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

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爲香

孫公談圃卷上

十一

照曠問

茸閩中呼爲香薷此非當以本草爲證公曰信是

杜太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招定曰莫要剝了綠衫灼

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

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

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循州興

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和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

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以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

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

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卽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
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其

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卽

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

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

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布其母朱

氏卽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

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孫公談圃卷上

十一

照曠問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卽召見用針刺腰針

才出卽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號

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

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

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

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

下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時

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

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爲一郡將庇之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秀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新立倉法胥吏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爲不便故平甫譏之也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尙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見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尙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子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孫公談圃卷上

十一

照曠閣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間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尙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嘆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卷上

終

孫公談圃卷中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胃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

孫公談圃卷中

一

照曠閣

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置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畫一拱燃爇炬一枝儲祥宮太宗建之爲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宮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蟬

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文章排
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步
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旣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使
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
老相傳爲留趙灣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卽帝位乃
其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明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
厲聲曰天下已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

孫公談圃卷中

照曠閣

底已死了三二十箇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
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上未納
后二人卽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無此

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

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游相國寺有賣藥者

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人

陳應之用水梅花鵝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

其術親記一小冊于後

喬執中未遇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
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
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爲人深沉有度量不悅於荆公罷知制誥歸
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及

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買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平
生未嘗識易也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以

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途

孫公談圃卷中

照曠閣

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迂吏及卒數百
人盡跳波間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

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
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

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

押字便怒

吳願云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聞者見一蓬頭小青衣

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

祖龍死子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

一小兒衣豹憤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懽
盡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爲末種韭因論
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子曰是二藥正
如君子小人之性所養彌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之
松栢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入
於地中千歲爲茯苓又千歲爲琥珀又千歲爲豎狀
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如烏頭其銳而
修者爲天雄而兩岐者爲烏喙岐而八角老者爲附

孫公談圃卷中

四

照曠閣

子八角又別名側子數者其名異而一種大抵愈久
而愈毒至於發爲苗幹尙能殺人董是也公異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
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
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雋安在吏曰
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
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
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
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延下血汗地呻吟之聲殆

不可聞乃雋也雋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
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
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爲
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爲僭矣修豈可得於是謚
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陳
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頷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
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

孫公談圃卷中

五

照曠閣

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遽使它人
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每遇真廟
諱曰羣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咽

黔川謝師德嘗收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尙書跋
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絕妙世
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曰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
行幸卽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
不入太后閣卽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

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卽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上自此親政神宗時旱一西僧咒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羅叉神灾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卽日大雨使人

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孫公談圃卷中

六

照曠閣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邱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願旨開後堂門坐上

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閣中莘老辭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彈

孫公談圃卷中

七

照曠閣

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子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資有不貲之費漢唐無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

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
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
尾皆暫撤去

鄭待制穆字閔中福州人與劉夔陳襄皆以德行為世
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都
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抗塵幾翳看山眼落日
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關自存遺直在東臺連
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首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

孫公談圃卷中

八

照曠閣

其意曾謂丁曰欲而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
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
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繭栗者牽特時必先引其母然
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避
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事
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
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列宮人

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
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金頂帕
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陽城賁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敝城各以
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側
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蘆事蘆嘗責知此郡
唐史卽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歸
生男子遂以蘆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掖

孫公談圃卷中

九

照曠閣

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爲紫微日嘗
兼權直學士院

公曰硫黃神仙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臟
腑中穢滯有驗子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於石
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于地相薄而不
和故聚而爲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則
蒸爲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爲劑
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爲背疽若鍾乳生岩穴流如
馬連結如鵝管虛圓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研

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於硫黃昔
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史食其餘流血而殂蓋用此二
藥也硫黃信有驗殆不可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可
殖則名爲草鍾乳水產之矣其甘滑可食則名爲水
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煖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掌
而笑

公既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
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爲知州喻陟所逼
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

孫公談圃卷中

十一

照曠閣

方挽衣不肯去梁擊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
爲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晉公之貶
崖鳥雖翔而糞不汗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
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翼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爲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寬濫詞理抑屈
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人
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

果得其寃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牌
子書黃州二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汀
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爲此行也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
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
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

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公罷泰州幕時攜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
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天後調官西上復拜

孫公談圃卷中

十二

照曠閣

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日
病甚其女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已與汝取得
藥來明日有徐州尼劉鄉人也來獻袈裟于塔下方
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秦
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余
嘗得公詩集今略誦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笋千官散
珠簾一夜空峽口送人詩云來書占喜鵲落日聽鳴

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父啜糟醅述